

“别样家书”未了情(1) ◆ 邹嘉骊

着手编这本书,起始于2012年4月份。当时的情绪经常处在兴奋状态,每天都在阅读中发现我过去不知道的新材料,它们丰富和扩大了本书主人公宋庆龄和沈粹缜数十年亲密交往的内容。书稿每天都有进展,真像红旗飘飘,完工有望。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不自觉地超负荷工作,忽视了自身疾病的养护,引发心脏病急性发作,胸闷、胸痛、水肿从脚背升至膝盖,呼吸困难。6月20日急诊我住进了医院,医生可能看我高龄还报了病危。真到这份上,心态倒坦然了、平静了,生死命运一切交给给医生主宰。一住就是68天,8月28日终于出院了。医院的出院小结上,治疗结果两个字:“好转”。时过三个多月,我又腰病突发,剧痛,不能站立,封闭治疗后至今见好,止痛后能走动,不过仍在医院。躺在病床上,唯一定不下的是那本未完成的书稿,思绪依然围绕着她,久萦脑际……总之,停不下来。

为什么?情未了!

宋庆龄和妈妈的通信,她们之间那化不开的浓情,感染着我,激起我对她们二位深深的敬意和怀念。为什么有这样浓厚亲密的友情?思来想去,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黑暗的旧中国,1932年底,宋庆龄以她坚定的政治抱负和崇高的威望,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成立了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与邹韬奋的战斗友谊在先,才有了以后和沈粹缜之间绵延几十年的亲密友谊。

延续

宋庆龄与妈妈姐妹深情友谊的发展,是来自宋庆龄对韬奋的培植,是宋与韬奋战友情的延续,是信仰挚友的延续,也是人格欣赏的延续。宋庆龄与妈妈在彼此心中的地位,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1944年7月爸爸韬奋的去世对妈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来幸福而艰辛的家散了。当时我二哥远在广西,遭遇湘桂战争,随着书店同仁逃难;大哥由秘密党员徐雪寒带领去了根据地;家里就剩下了妈妈和我两人相依为命,跟着徐伯昕等同仁东躲西藏,隐居在上海西部荒凉的谨记桥。我和妈妈还去过无锡一个华姓地下党员的老家躲藏。1945年11月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们

1月27日宋庆龄诞辰122周年纪念日前夕,由邹嘉骊编著的《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出版。书中收录了宋庆龄与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往来书信真迹共计百余封(1957年—1981年),绝大部分是首次披露的珍贵史料,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两位夫人近半个世纪的独特交往,为世人勾勒出一个在历史文献中不曾见到的“凡人”宋庆龄。本报摘录邹嘉骊编后撰写的纪念文章,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亲密而温暖的情谊。

那几年的颠簸和不幸。她自己行动不自由,却一次次地派李姐去看望妈妈。一次宋派车接妈妈到她家吃饭,她轻声细语劝慰妈妈,让她不要太悲伤,身体要紧,并鼓励妈妈有机会也要到社会上去做事。

1946年国民党又一次发动内战,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的进步文化事业困难重重,我们跟随生活书店转移去了香港。与宋再见面是三年后1949年的开国大典之前。1949年6月,妈妈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21日,妈妈与罗叔章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口迎接宋庆龄,陪同她去签到处。这是一次惊喜的重逢。会议结束后,宋当面提出请妈妈与她同行回上海,参加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的工作。

这一“同行”,便是以后近半个世纪同行的开始。



在首届全国政协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着宋社会角色的变化,妈妈也发生着变化。她从一个深居家中被宋关照的韬奋遗孀,转变为宋庆龄社会活动的一位陪伴者,一个如影随形的配角。宋庆龄使妈妈进入了社会角色,她的社会活动范围也从此扩大了。我在《感言》一文中说过,这改变了妈妈的后半生,成为妈妈人生一个新的起点。

1949年10月,宋庆龄返回上海时,罗叔章和妈妈与宋庆龄同行。中途,宋和罗去南京拜谒中山陵。孙中山遗言犹在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冥冥中,两位遗孀的心也在悄悄地靠近。

宋庆龄很喜欢上海,这里是她的出生地和小时读书之地,而且还是她父亲和母亲的长眠之地。妈妈是江苏人,曾专攻刺绣,并当

过美术专科教师,居住生活在苏州。与韬奋结婚之后,很多年生活工作在上海。上海也是韬奋去世和安葬之地。1946年,韬奋遗体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墓地建造两个墓穴,一是父亲的墓穴,一是妈妈的寿穴,两穴合葬。上海留给两位女性铭心刻骨的回忆,实在是太多了!由于宋的扶助举荐,妈妈走出家门,担任了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的所长。

凡人

在有些世人看来,宋庆龄是伟人孙中山的遗孀,高不可攀的国母;妈妈是文化名人邹韬奋的遗孀,是我们家的“保护神”,她对邹韬奋事业的协助和鼓励,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尊敬。两人身上好像都罩着一层神秘。其实,她俩的另一面,世人却多有不知:她们也是凡人呀!平凡的女人,失去了另一半的孤独女人,一身都是病痛的高龄女人。只不过,她们都曾经美丽过,灿烂过,潇洒过,快乐过;进入人生晚年,都有思念丈夫和子女的牵挂,经历过各种政治风波,受过多种磨难,她们也需要有倾诉烦恼的地方,有能相互抱团取暖的友人,有能无所不谈说悄悄话的闺蜜。在宋庆龄身边,不乏好友和助手,工作助手如金仲华,翻译如王安娜,生活助手如李燕娥,但既能下得厨房又能上得厅堂的,经常来往于宋身边,充任闺蜜角色的,恐怕我妈妈就是少有的一个了。

她们彼此送的日常小礼品,无论吃的还是用的,都很实用。今人看来,平常得微不足道,甚至会认为“拿不出手”。宋常差人送妈妈一些吃的,如几块姜饼,几只大虾,几个川橘,一条活鱼,以及她亲手做的妈妈爱吃的京葱牛肉烧豆腐。高级点的,是一块衣料,上海买不到而她能得到的,一篮子洋菜,还有外国友人送的水果……我妈妈呢,几块月饼或圆形的大松糕,一盒肉饺或熏鱼,用来煮粥当药吃的一小袋米仁、百合和红枣,以及宋庆龄爱吃的洋点心柠檬派之类。这时,宋总不会忘记专门回封信感谢一句:“你送的柠檬派十分可口。”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雄

20. 最年轻的医生

栾文民他们跟着杜述周到园子里,只见园子里曲径通幽,楼亭榭,山石嶙峋,绿树成荫,一条小溪从中间流过,溪上还有小桥。在当时那个到处一片嘈杂、喧嚣的年代里,能看到那样幽静、优美的环境,栾文民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世外桃源一样,心情非常愉悦。转着转着,看见前面有几棵又粗又高的梨树,树上结满了拳头大的梨子,几个工作人员正用竹竿在采摘树上的梨子呢。栾文民心里明白:看来这是为我们准备的。果然,临走的时候,杜述周送给了栾文民与顾美珍、顾承敏他们一人一大兜水果,里面除了个头硕大的梨子外,还有几个颜色通红的大石榴呢!

栾文民回到单位后,听科里的老护士讲,60年代中期,宋庆龄曾在他们医院拨过一次牙,是一个加拿大留学的老专家拔的。由于这颗牙齿曾经去过髓,很脆,用钳子一夹就碎了。结果老专家连髓带髓,拔了近一个多小时,才一块一块地把那颗坏牙拔了下来。没想到第二天,宋庆龄又到医院来了。原来当天的一番折腾,使宋庆龄的牙齿痛了一晚上,半边脸都肿了。为此,宋庆龄对那位老专家有些意见。

有关此事,宋庆龄在给王安娜与廖梦醒等几个亲密好友的信中,曾多次提及。她在1965年11月17日写给爱泼斯坦的信中所提到的“一位牙医那里得到的一次痛苦的经验”一说,估计指的也是那件事。

实际上,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死髓牙的拔除确实是很困难的。老护士还告诉栾文民说,当时宋庆龄因拔牙而导致半边脸都肿了的事情,后来还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为此亲自到宋庆龄寓所中进行了看望与慰问,并为这位专家作了解释,说了不少好话,才算平息了宋庆龄心中的怨气。

没几天,韩副院长从西安出差回来,他听了栾文民有关这次去宋庆龄寓所出诊的经过后,高兴地说道:“你可能是给宋庆龄看病的



最年轻的医生了,一般给她看病的都是知名专家,交谈病情都是用英文的。”事实确也如此,这位非专家的年轻牙医的不凡的身手,当时确实给宋庆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为了自己的牙齿,宋庆龄可没有少吃过苦头。最早接受牙医治疗的文字记载当是1950年7月那一次。这个月上旬的一天,宋庆龄不小心碰断了上颌门牙右边的一颗牙齿,由于平时并没感觉,只有咬到较硬的食物时才感到疼痛,所以一直畏惧牙医的宋庆龄起先忍着,尽量不去牙科门诊。然而,就这时,顾锦心向她送来了一篮外地送来的品种上乘的苹果,其与众不同的甜美的味道,使宋庆龄终于下定决心,去看了牙医。结果,宋庆龄不得不承受了牙齿手术的痛苦。

这从宋庆龄1950年7月上旬致王安娜的信中可见一斑:“刚去看了牙医,他处理了我的一颗破裂的牙齿。给我打了两针,脸都麻木了,嘴也歪了。要不是为了镇痛的话,这个样子倒是挺滑稽的。令我高兴的是,我终于有了足够的勇气去看医生了。希望再治疗几天我就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不再需要跟牙医打交道了。”

在接下来的7月16日致顾锦心的信中,宋庆龄也不无幽默地写道:“你考虑得真周到,给我送来了一篮子罕见品种的美味苹果……我只能说我很珍视你的心意并衷心地感谢你。”“你一定会感到高兴并有趣的知道,你那香味浓郁的礼物终于驱使我这双脚丫不前的脚走到牙科医生那儿去了。”“……自从你碰断了一颗牙以后,我一直躲着牙医生那张令人望而生畏的椅子……我的脸肿起来,嘴歪到一边,我感到发烧。如果不是因为疼痛和不舒服,你会看到一副滑稽相。现在苦难已过去,我能写信对你做的好事倍加感谢——享我以美味的苹果并诱使我去看牙医,最后治好了我的牙病。”

尤其是1951年2月10日那次在上海华东医院口腔科所做的牙科手术,更使宋庆龄承受了可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这从宋庆龄先后于1951年2月10日与1951年2月13日、15日分别写给王安娜与罗叔章、顾锦心等人的信函中得知详情。

6. 真是冤家路窄

“啊?”俊逸急对秋红,“秋红,侍候小姐安歇!”转向齐伯,“快,我们这就过去!”两人赶到马家,马老夫人已经醒过来了,只是仍在大口喘气,脸色潮红,额头滚烫,显然病得不轻。阿秀跪在地上,两眼哭得红肿。俊逸走到床边,轻叫:“妈妈,妈妈——”老夫人没有应声,眼中老泪流出。俊逸转对齐伯:“齐伯,快请郎中!”齐伯转身欲走。

“俊……俊逸……”老夫人叫住他。“妈妈?”“请……请伍生员。”“中和?”俊逸一脸错愕,不解地望着老夫人,“妈妈,他是秀才,不是郎中呀!”“妈妈……”老夫人上气不接下气,“妈妈这毛病,只有他能治。”“这……”俊逸看向齐伯。“老爷”,齐伯应道,“伍秀才学问大,通医术,这几年治好不少人哩。”“哦”,俊逸眉头微皱,与齐伯一道走出内室,沉思良久,低声吩咐,“齐伯,要是这说,就麻烦你走一趟,有请伍秀才。”“好咧。”齐伯快步走去。望着齐伯背影,俊逸苦笑一声,摇头道:“嗬,真是冤家路窄哩!”

齐伯赶到伍中和家,已经小半夜了。伍傅氏听到叩门声,急急慌慌地穿衣起来,赶到门口,问清是齐伯,开门。齐伯讲明情况,伍傅氏回房间去叫中和。

中和早坐起来了。此时敲门,八成是来请他出急诊的。“啥人?”中和穿衣下床,收拾行头。“是鲁家齐伯,说是马家老夫人又病了。”伍傅氏帮他收拾,“你这快去。”伍中和回床,反而不动了。伍傅氏把东西收拾好,瞟他一眼:“他爸,你哪能不动了?齐伯候着哩!”伍中和依旧没动。伍傅氏将医箱提过来,塞到他手里:“快点呀,人家个把年纪了!”

伍中和长叹一声,身子依旧没动。“我晓得你是为的啥事体。”伍傅氏扑哧一笑。伍中和看过来,声音急促:“啥事体?”“为当年那场赌,是不?人家赌赢了,你赌输了,这要见面,脸上过不去,是不?”

那场旧案鲜有人知,伍傅氏此时提起,无疑是揭了他的伤疤。伍中和呼吸急促起来,白她一眼:“多嘴!”伍傅氏半是嘟哝:“他爸,这都介久了,你还争个啥哩?再说,一桩事体归

一桩事体,今朝是老夫人生病,你……”伍中和重重咳嗽一声,目光凶巴巴地射过来,伍傅氏赶忙憋住。

见话已让她挑白了,伍中和不好再讲什么,极不情愿地缓缓起身,拿起一只乡村郎中常用的手提箱,步履沉重地走向院中。

齐伯拱手揖道:“不好意思,打扰先生了。”伍中和拱手还礼:“让你久等了。走吧。”

两人脚步匆匆地赶到马家。听到声响,俊逸迎出门外。中和与他见过礼,进门为老夫人把脉,而后在她头、颈上按摩一阵,又在左右手腕各下一针。马老夫人的呼吸渐渐平缓,面色也和缓多了。

俊逸大是叹服,语气恭维:“伍兄,没想到你这医术也介好!”中和未予理睬,只把两眼盯在老夫人身上。老夫人睁开眼,看着伍中和,略显吃力地给出个笑:“伍先生,有劳你了。”伍中和回她个笑:“老夫人,都有哪儿不适宜,讲来听听?”“背上冷嗖嗖,头顶痛兮兮,手脚软绵绵,心里烦糟糟,交关不舒服哩。”

“呵呵呵”,伍中和轻声安抚道,“老夫人,没啥大事体,看脉相,你这身子骨结实哩。”掏出一粒丸药,“这粒丸药,只要老夫人吃下,管保身体健康,一星星儿病都不会有嘴。”

“敢情好哩,谢谢你了!”老夫人冲他又是一笑,挣扎几下欲坐起来。俊逸急挪过去,扶她坐起,在她背后垫起两只棉花枕头。

老夫人把嘴张开,中和放药进去,齐伯早已端水候着。老夫人饮几口,将药冲下,目光缓缓转向俊逸:“遥遥寻到没?”

“在家里呢,这辰光应该睡下了。”

“这就好。”老夫人松下一气,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向仍旧跪在床边的阿秀,老泪流出,长叹一声,“唉!”

俊逸生怕她说漏什么,转向中和,移开话题:“伍兄,能否再为阿拉姆妈开个方子?”“好吧”,伍中和拿出纸笔,“我就开一个。”埋头写几个字,递过去。

俊逸接过一看,惊愕道:“堂戏三日?”“是哩”,中和望着老夫人,“老夫人眼下只有一病,心里烦糟糟。三日堂戏一开,老夫人啥病也就没有了。”

第一商会

寒川子

